



書海漫遊

鶴春行·傳家(下)

葛亮



阿雲推開了庫房的門。只是一個月末有人使用，此時卻已有淡淡的霉味，還有隱隱塵土與硝煙的味道。這是戰爭中城市的氣味。她移開了多寶閣，拾階而下，看到那些方瓶錯落次第地擺放着。

她抬起汽油燈，環顧，將手靜靜地放在一隻重耳大瓶上，摩挲。瓷釉滑膩的涼意，沿着她的手指慢慢地傳遞到她的身體裏。再往下面摸去，是釉上彩特有的凸凹。她沿着那長行人物的衣袂紋路、後方的如黛遠山，亭台，粉牆，屏風，紅色圓柱上的描金，一一摩挲過來。那些人物的身形，如今她已辨得出坐、立、行、團。這最近處的婦人，是這家庭的首腦，穿着水青的長衫，膝上擺着女紅的巨羅，有着篤定的眼神，斜着眼睛向她望着。

她舒了一口氣，坐了下來。猶如那一個夜晚，與她身邊的青年一樣，她鋪開了一張宣紙，拿出自來水筆。專注地看了那婦人一眼，由她收斂合抱的長袖褶皺起筆，開始臨畫。

多年以後，司徒雲重依然保留着她獨特的繪彩習慣。因為在她用練習簿子紙覆蓋在畫稿上練習時，從沒有人教給她應有的勾勒輪廓的順序。這令她有了最初的信馬由繮。此後，她往往會從某個並不起眼的細節開始創作，有時是一隻衣袖，有時是人物手中的一把團扇，有時僅僅是遺落在假山後的一隻繡花鞋。

司徒央自然估到了維持會的人要來。他便先一步，關了益順隆。

來人識趣，先不提益順隆，進門拱一拱手，倒稱他作會長。他便知道，是衝着靈思堂來的。

打過了招呼，來人並不說話，只是打量條几上的一隻黃滿地的鐵金大盤，細細地望一會兒，說道，這是駱玉昌師傅的手筆吧。

司徒央點點頭，心想，此人倒是個行家。

來人這才整一整衣襟，坐下來，說：「文王夢熊，為得子牙，這隻盤對在下倒是個吉兆。司徒會長，說起來，我們還真有些淵源。」

司徒央望他一眼，笑笑，說：「恕我眼拙了。一個手藝人，怕高攀不上。」

來人說，「敝姓袁，以往在日本時，在近藤洋行工作。貴號前幾年用的白胎，有多半是我們行裏出口的。您說，這算不算緣分。我倒聽說，您存在庫裏的幾千白胎，都被抵抗分子給毀了，也實在是可惜。」

司徒央垂目，再抬起來，說，「自家的小孩子胡鬧，當不得真。」

來人頓一下，倒也單刀直入，「那，您是知道是誰砸的了？」

司徒央沒接他的話，「砸便砸了，如今關了門，倒也輕省。年紀大了，也累也乏了。」

來人沉吟道，「你方才還說，自己是手藝人。手藝人離了手藝，可不像話。依我看，時勢造英雄。如今倒是和大日本帝國重續前緣的好時候，您手裏頭，可是整個廣府最大的廣彩行會。不為您自己想，也得為行裏的藝人多想想。他們都可到您馬首是瞻。只要您發個話，這第一張貿易許可證，就是給益順隆的。大南、近藤、公誠三間洋行的白胎，隨您調遣。行裏掛單的弟兄，想要多少，還不就是您動個指頭的事。」

司徒央想想，舉起自己的右手，說，「袁先生，您說廣彩藝人，靠什麼吃飯。」

來人看這隻手，抖得厲害，躊躇了一下，說，「自然，手是立身之本。可如今在行裏，誰的手，不是您的手？」

司徒央搖搖頭，說，「年輕時候，我也這麼以為。病了一場，我才明白了，手藝人，歸根兒靠的是心氣兒。十指連心，心氣兒正，手底下才能穩住了。您來遲了一步，這個會長，我已經讓賢了。」

司徒雲重，用兩個月臨完了密室裏所有的方瓶線稿。

她便捧了一疊畫稿，給阿爸看。司徒央翻閱了一下，問她，「臨完了？」

她點點頭。司徒央又問，「可還記得？」

她猶豫了一下，又點點頭。

司徒央便從中隨意抽出一張，「描金開窗大鳳梅瓶」，說，「給我默出來。」

阿雲鋪開紙，略思忖一下，開了筆，先描了一個鳳穿牡丹的輪廓，又描那枝葉藤蔓，筆走龍蛇，躍然如生。可待到了那鳳凰的一根尾翎，卻倏然想不起走向，手停住了。

司徒央不聲響，「刺啦」一聲，便將那畫稿撕了。他說，「臨畫不如描紅，以後可沒有人帶着你的手走。上了手而不入心，就是白費了功夫。重畫。」

便又畫了兩個月。做阿爸的又問，「全記住

了？」

阿雲領首，自己抽出一張，不假思索，攤了紙便畫。這是開光瑞獸雙耳撇口瓶。一面是人物，一面是花鳥，圖紋十分繁複。阿雲不聲不響，半個时辰便畫完了。司徒央拿稿一對，從門方人物古仔，到瓜果花卉，再至瓶頸回紋，毫髮無異。

見父親臉上有笑意。阿雲自己將兩張畫稿接過來，三兩下便撕了。

司徒央說，「不怕忘了？」

阿雲道，「不怕，記在心裏，長在手上。」

這是司徒央和司徒雲重父女，最後對話的場景。

多年後，阿雲想起來，仍然歷歷在目。她不止一次地回顧其中的每個細節，父親的神情，語氣，甚至每一個看似微妙的句讀。但她想，父親在那個當下，似乎並未有許多的猶豫，至少在她看來，不着痕跡。

對話的最後，他說，還要教給女兒一樣東西。阿雲見他拿出一些似曾相識的工具，將一些礦物勻力研磨成粉。他的動作有條不紊，時而會慢下來，似乎為了讓女兒看得清楚。每往裏添加一樣東西，他便讓阿雲重複名稱、分量與比例。然後，再進行下面的步驟。

阿雲自己着手，依照他的手勢，亦步亦趨，終於調製出了那熟悉的顏色。在這一刻，她想起了祖父給她買的那些糖姜的珠壇，底部的印章正是這樣一種顏色。

幽靜而端穆，燈下熠熠。

司徒章說，「雲女，好好記住了。這鶴春，是咱司徒家的本錢。」

司徒雲重，被送去了台山老家。父親告訴她，家裏的生意，將有新的打點。世道紛亂，待平息些了，便接她回來。

阿雲說，「我不走，我要在廣州等譚勝龍。」

司徒央嘆一口氣，說，「帶上這些線稿，待你將顏色都填滿了。阿爸就接你回家。」

司徒央站在黑暗中，佇立了一會兒，抬起頭，輕輕說一聲，「老實，對唔住。」

他沒有掌燈，摸索着，摸到了一個方瓶，舉起，鬆手，那瓶跌在地上，發出沉鈍的聲音。繼而是從中間裂開的聲音，然後粉碎。經年陶瓷的堅硬，連同在地底的潮濕，隨歲月而發生的微妙的質地的變化。都在這開裂聲得到了檢驗，繼而終結。

司徒央親自將這些方瓶，一隻隻地砸碎。在黑暗中，因為看不見，他便無從辨別，那些鮮艷而繁複的色彩與圖案，人物、花鳥、走獸，那些明麗的斗方，和寄居於其中的故事，也由此無從記憶。他想，說到了他們，他們不過是一些瓷瓶，再往前，只是一些黏土，在火中鍛造，成了形，現在回去了，還是塵土。他想，並沒有什麼好惋惜的。

中間出現了一點意外，他的手，被其中一隻瓶裂開的瓶口劃傷。他只感到虎口麻熱，下意識地抬起手，吸吮了一下，是腥鹹的味道。這味道彌散到了陰冷的空氣中，讓他微微作嘔。

民國二十九年初，益順隆瓷莊老闆夫婦通共被捕的事情，是整個廣州城最大的新聞之一。

這間瓷莊關閉了許久，但日本人出其不意地搜查，在庫房的密室裏繳獲了大量的槍械，而在已經廢棄的瓷窖裏發現了配製中的彈藥。

密室中，同時間發現了不少破碎的瓷片，上面繪製的圖案，精美絕倫，非出於凡俗之手。維持會幹事袁思仲，仔細查看後，竟然皆是仿製於御窖上品，頓然醒悟。罵道，「這個老東西，是要玉石俱焚。」

當年，上千的日本白胎，化作滿地齏粉。司徒央從益順隆走出來，失魂的樣子，人們記憶猶新。誰也不相信，這個瓷莊攬頭，一個手藝人，竟有如此大的能耐，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藏了這麼多的武器。拷問中，只是問誰教了他。

司徒央吐一口血，說道，「不用教。我們廣彩行，當年國民革命，我阿爸為同盟會做過的事。如今用來對付你們日本子，不虧。」

司徒的屍，是老譚收殮的。

老譚打通了關節，他們算見了最後一面。

司徒央慘淡一笑，沒有什麼多餘的話。

臨走輕聲道，「師兄，我阿雲，就交給你了。」

司徒雲重，戴了重孝來到了譚家。她堅定地認為，父親的死，與老譚父子有關。

從台山回到了廣州，她似乎沒有預想中悲傷。但是，她很清楚，自己與父親之間，有一些未竟的事。她一次又一次地回想，尋找其中的蛛絲馬跡，夜不能寐。

她想，只要譚勝龍回來，這一切自然水落石出。

這個念頭，折磨着她。她想，當初對這個人的思念，竟蛻變為了另一種煎熬。對真相的渴望，像蠱一樣，鑽入了她的體內，血管、骨髓，每每奔突，就是一陣不可抑制的鈍痛。

她的沉默，被譚家人順理成章地理解為過分的悲慟。譚錦榮的妻，對她說，「孩子，再熬一熬，等勝龍回來就好了。」

這是婦道人家的見解。對女人來說，終身大事可以覆蓋她前半生所有的不幸。

終於，司徒雲重將那些已填色的線稿，拿出來，一張一張地，排在桌上，痴痴地看，不分晝夜。然後趴在桌上，昏然睡去。

某一個清晨，她醒過來，看見桌上出現了一摞瓷碟，在晨曦裏滲着清白的光。旁邊有顏料與毛筆。她信手拿起一隻，沾了瓷黑，卻下不了筆去。她看窗戶外頭，是一株海棠。盛春過多的雨水，擊垮了它的茂盛。還未綻放的蓓蕾，也已經微微發黑，看上去有些頹敗。她想一想，便在瓷碟上鉤出了枝葉，畫上重瓣的花朵。讓它的樣子，顯得挺拔。在這一勾一畫間，忽覺得氣息均勻了。

待她畫完了手上的碟，那心頭堅硬的針芒一般的痛，不覺中，竟然柔和了不少。

以後的每個清晨，這白碟便會出現在桌上。她不問來由，提筆便畫，畫完了，便放置一旁，不作他想。到第二天，頭天畫的那些，也就消失了。新的瓷碟取而代之，整齊摞在一旁。

於是每天，她在重複的勞作中，都會好了一些。畫筆的騰挪間，會有了一些期待與盼望。

終於有一天，一個少年走進了她的房間，將那隻瓷碟放在她眼前。這隻瓷碟上畫了搖

曳的海棠。因為入窖燒製，此刻更為艷麗，閃着金屬般的光芒。

少年微笑着看她，並未說話。他有譚家人特有的面目，略鬆的頭髮，微凹的眼睛，還有在抽個兒中的長手長腳。

他是譚勝龍的弟弟，譚裔甫。

阿雲於是打量他，在她的印象中，他曾經是個孩童。如今長大了，唇上泛起了淺淺的青髭。他與譚勝龍很像，但似乎又不一樣。他的臉頰圓潤些，帶着某種羞怯的表情，目光也是柔和的，良善而試圖討好的。像是某種在家中馴養的、未經過風雨的動物。而譚勝龍的眼神，是獸類的。

阿雲便將那盤子又舉起來，對着陽光仔細看一看，用鼓勵的口腔說，燒得真好。

譚裔甫於是笑了，像是獲得了某種獎賞。他說，以後，你畫。畫好了，我給你燒。

譚裔甫沒有食言，在以後的日子裏，他不懈地將司徒雲重畫好的瓷胎拿去燒，他有着少年般的堅執。這種堅持久了，兩個人形成了一種默契。對彼此，產生了期待。

其實也很簡單，像是作坊中多年的同事，並未有什麼言語，互相都有了一些底。

但是，有一天，譚裔甫的臉上有着驚惶的神色。他的不安，也還是孩子的。阿雲見他，將一隻腳踩在另一隻腳上，來回地碾動。臉上通紅的，張了張嘴，卻說不出話來。阿雲用詢問的神色看他，他才從身後伸出了手來。是一隻碟。上面是嫣紅的簌杜鵑，纏繞着。斗方裏是兩個少女，坐在陶墩上，似在耳語。這是春天的景致，盎然的。然而，這隻盤從中間，有深深的裂紋。曲曲折折，將這對少女分開了。

譚裔甫支吾着，說，沒顧好火候，燒壞了。他屏息，似乎做好受到責難的準備。

阿雲卻笑了。這似乎是她來到這個家裏，第一次笑。她說，不打緊。壞了再畫。

譚裔甫嘆一口氣，說，「我老實說，廣彩七分畫，三分燒。畫得好，燒壞了，欠自己，還欠別人，是宗大罪過。」

阿雲笑說，「這下好。你欠我四分人情。下次你來畫，我來燒。」

這句玩笑話，譚裔甫倒更局促了似的。他說，「我……我不會畫，只會燒。老實說，我是笆籬手，笨得很。但眼睛靈，就能看火看窖。我大佬畫得好。我們譚家，以前就指望他。可阿爸不讓他畫了。」

譚裔甫挨近了她一點，說，「我知道，你在等譚勝龍。你別着急，他就快回來了。」

阿雲聽到這裏，心裏「咯噔」一下。她在心裏過一下這個名字，忽然覺得有些陌生。

他往四周望一望，輕聲說，「大佬在軍隊裏頭，做到了副中隊長。我阿媽說，他秋天就回來了。」

阿雲不動聲色，默默地抬起頭，看着這個少年，問，「你阿媽還說什麼。」

譚裔甫說，阿媽說，「哥回來了，就和你成親，你就是我們譚家人了。綁住他，我們就去香港。綁不住，有你在，我們譚家還有人畫廣彩。」

阿雲看到窗外的夜色，是很清朗的。無霧無霾，月亮卻影影綽綽，暗淡了。外面原也沒有什麼聲響，這時候，卻似有汽笛聲，拉得長長的，長長的，傳過來，洞穿了她的耳鼓。

譚勝龍是秋天回來的。人沒回來，回來的是一件粗布軍裝、一頂行軍斗笠，頸子上的一隻平安鎖。

軍裝是灰藍的土布，上面補丁疊着補丁。沒有徽章，也沒有番號，阿雲沒見過。平安鎖上有個彈孔，子彈從中間穿過去，沒保住平安。

來的人，從衣兜裏頭掏出一張照片，說，「阿龍穿了這一身，拍了照片放在身上。說想見的人，最好見不到照片。但有張照片，總比什麼都沒有好。」

阿雲看那張照片，上面的人笑盈盈的，很精神。就是不像他，可能是斗笠遮住了他的鬚髮。又不對，她這才想起來，這照片上看不見他的手。她認這個人，是認他的手。他的手，

拿起筆，那中指的關節上，有薄薄的一層老繭。她摸過那繭子，硬硬的。整隻手卻是柔軟的，是手藝人的手。她這才想起來，她認這個人，是認他的手，卻再看不見了。

想到這裏，眼淚終於淌了下來。

（《鶴春行·傳家（上）》於9月14日刊登）



▲清乾隆廣彩十三行通景圖大碗。廣東省博物館藏

《水深之處有埗頭》

●作 者：胡燕青

●出版社：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●出版時間：2026年9月



這書是胡燕青最新的散文集，收錄56篇寫於近年的文章。文章記錄作者生於廣州、長於香港長洲的年少時光，作為女兒、妻子、母親、祖母多重身份的感受，退休後的回望等，言情、說理、議事兼具。作者以誠摯的筆觸，談自然景物、家庭日常、解讀文藝作品，反思教育、交友、價值觀等議題，又融入信仰體

驗，探討「彼此相愛」、「餘生」、「家鄉」等命題。

《聽媽媽的話》

●作 者：李 凡

●出版社：上海譯文出版社

●出版時間：2026年8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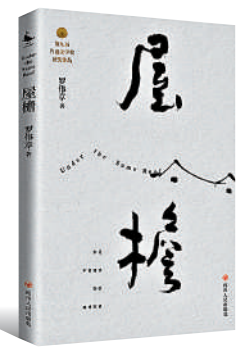
這書以一次母親口述為起點，記錄了一位1960年出生的中國女性的生命史。她出身川南鄉村，憑藉讀書改變命運，進入縣城，也在時代的劇烈變動中承受了理想的落空、身體的耗損和難言的精神創傷。全書分為兩部分，第一部分是母親的口述，第二部分是女兒的重新書寫。

《屋檐》

●作 者：羅偉章

●出版社：四川人民出版社

●出版時間：2026年8月



這書為四川作家羅偉章獲獎作品。小說以「屋檐」為核心意象，採用雙線敘事：退休老教師將老宅出租，面對幾位居疏離的年輕租客，緩緩追憶自己青年時代集體合租教書的歲月。兩代人居於同一屋檐，映照出不同的際遇。作品以細膩碎日常鋪展時代變遷，對照往昔鄉溫情與當代都市人的精神孤島，精準捕捉年輕人的生存壓力與情感困境。